

天聖明道本國語

金

國語卷第七

晉語一

武公

韋氏解

武公伐翼殺哀侯

武公曲沃桓叔之孫嚴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之孫鄂侯之子於侯光也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為曲沃伯沃威彊昭侯微弱後六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

昭侯之子孝侯於翼更為翼侯後十五年桓叔之子嚴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曾極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遂為晉祖考 止樂共

子曰苟無死樂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為曲沃伯共子之父樂賓傅之故止共子使無死也吾以子見天子余子為上卿制晉國之

政上卿執政命於天子者也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君也非父

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壹事之事之如一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

在君父為君父在師為師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賜惠也以力謂家臣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私利謂不死為上卿也

君何以訓矣無以教為忠也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為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

君於曲沃之為二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貳二心也遂鬪而死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說諸也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也其君男爵姬姓秦曰驪邑漢高帝徙豐民更曰新豐立在京兆也史蘇占之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曰勝

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以鯁刺人也猾弄也齒牙謂兆端左右鬣并有似齒牙中有從畫

故曰銜骨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說口之為害也禮卜師作龜大夫占兆史占墨戎夏交梓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交謂晉也兆端會齒牙交有似梓梓交對也交梓是交勝也

臣故云言晉勝戎戎復勝晉且懼有口齒牙銜骨皆在口也攜民國移心焉攜離也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

國

晉

卷一

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墜也。胡何也逞快也。墜防也。甘

言入耳心以為使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也。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克勝也。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驪姬，戎君之

女。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禮者，也實滿也。曰：飲而無肴，有組實也。夫驪戎之役，女

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罍，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

卒盡也。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也。有罪二焉。何

以事君。二罪蔽兆，失官也。大罰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蔽兆，失官則有大罰，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之

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為瘳。瘳，差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不中也。何敢憚罰。

憚，難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由姬也。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

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克晉大夫也。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

人以妹喜女焉。桀，禹十七世王。阜之孫。王發之子。夏癸也。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

夏。伊尹，湯相。伊摯也。自夏適殷也。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殷辛，湯三十世帝乙之子。殷紂也。有蘇，已姓之國。妲己，其

女。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殷賢臣也。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

褒姒女焉。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淫也。有褒姒，姓之國。幽王伐之，褒人以美女入，謂之褒姒，是為幽后。褒姒有寵，生伯服。伯服，攜王也。於是乎與虢石

甫比。石甫，虢公之名。鄭語曰：虢石甫，讒諂巧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也。逐太子宜臼。宜臼，申后之子。平王名也。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也。申

申

人鄙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鄙姓禹後也鄙及西戎素與中國晉姻同好幽王欲殺宜臼以成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子遂伐之故申鄙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

戲今晉寡德而安俘女軍獲又增其寵立以為夫也雖當三季之王亦不可乎季末也三季王榮紂幽王也

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應答也往令人告龜辭往伐驪也其兆離散不

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賊敗國家之兆也宅居也非吾所安居也離則有之離分不跨其國可謂挾乎跨猶

言驪姬不據有晉國可謂外內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不能銜骨以害人也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

牙以猾其中誰云不從言驪姬若能跨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牙之猾雖為中害國人逢之誰有不從言必從也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

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宜言其惑亂亡皆其宜也民之主也縱

惑不疚疚病也縱其淫惑不以為病肆侈不違肆極也極其秦侈無所違避涼志而行涼放無所不疚無一處不以為疚也是以及

亡而不獲追鑿鑿鑿鏡也言不得復追鏡前前世善敗以為戒也今晉國之方偏侯也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方小侯也傳曰今晉甸侯其土又小小於

三季王也大國在側大國齊秦也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專擅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大家上卿也師保之為作師保也多

而驟立不其集亡驟數也集至也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宣五行故謂之門足以讒口之亂

不過三五少則三君多則五君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害在內為戕戕猶傷也喪亡也言可以小戕害入不足以亡國當之

者戕焉當值也值骨鯁者傷也於晉何害無大害也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堪猶勝也言骨在口而猾以齒牙口不能勝也

喻不能終害也其與幾何言不久害也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衰謂帝甲之世也其銘有之刻器

謂鍾鼎之戒。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猶小小也，不足就不足歸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矜大也，祇適也。嗛嗛之食，

不足丑也。食祿也，丑貪也。不能為膏而祇罹咎也。膏肥也。雖驪之亂，其罹咎而已。其何能服？驪驪姬也，品惟咎

而已。其後二子為里克所殺，是也。何能服？何能服人？吾聞以亂得聚者，聚財也。非謀不卒時。卒盡也，三月為一時，非有善謀不能盡一時，齊無知是也。非人

不免難。非得人眾不能自免。非禮不終年。非有禮法不能終其十年，齊懿公商人是也，賈虞云十年而數終，唐云不終其年與下不盡盡同非也。非義不盡

齒。齒年壽也，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壽。楚靈王滅陳，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是也。非德不及世。世嗣也，非有德惠不能及世，嗣晉惠公夷吾是也。非天不離數。離歷也，非

助不能歷世長久也。若齊桓晉文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子孫繼業神所命也。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據居也，言驪姬之謀不居安存而處危亡，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

不可謂得人。行齒牙之猾以害人，人不可謂得人心也。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廢國謂盡害羣公子以國向己，不可謂知禮也。不度而透求，不可

謂義。透邪也不度利害之本而以邪奪正，不可謂得其義，義直也。以寵賈怨，不可謂德。賈市也，言恃寵愛以市怨於國，不可謂有德也。少族而多敵，不

可謂天。少族類少也多敵多怨，不可謂有天助也。德義不行，禮義不則。賈怨無德透求非義故德義不行也，則法也。棄人失謀，天亦不

贊。行之以齒牙為棄人，不據其安為失謀，少族多敵故天不贊助。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隸今之徒也。雖獲沃田

而勤易之。沃美也，易治也。將不克饗，為人而巳。饗食也，為人為他人耳。士蒍曰：誠莫如豫。豫而後給。士蒍晉大夫劉

累之後，隰叔之子子與也，豫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及事也。夫子誠之。夫子郭偃也，其言皆誠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二大夫史蘇郭偃也。既驪

姬不克。不能服也。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正者為秦所輔，正大家鄰國將師保之是也，謂以兵納惠也。公文公殺呂卻之屬也，五立謂公笑齊卓子惠公懷公在文公也。乃平也。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驪子驪戎之君也本爵男此云子者猶言男子也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

娣生卓子女子同生謂後生為娣於男則言妹也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申生獻公太子恭君也獻公娶季子賈負無子蒸于齊姜生申生曲沃晉宗邑今

河東聞喜是也唐虞伯史云速疾也懸絕也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重耳夷吾申生異母弟也蒲今蒲坂屈其屈皆在河東奚齊處絳晉時都以做無

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為鎮於外以做備戎狄無耻辱於國也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

曰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疾其君也至深也昔者之伐也興百姓以為百姓也昔者謂古

明君也為百姓明君也為百姓云為百姓除害也是以民能欣之欣欣戴也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

封厚也民外不得其利不得攻伐之利也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

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

能有常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有常此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有也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

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基始也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

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也好其色必授之情

情謂許其子立也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深亂亂深也女戎女兵也

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謂重耳奔狄夷吾奔梁也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之本謂史蘇也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黜廢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

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

違命竭盡也君立臣從何貳之有君立嗣臣則從而奉之貳二心也不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

惑阿隨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言民失德陷於刑辟是棄之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上下之義也義以生

利利以豐民有義故生利也豐厚也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

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靜默也三大夫乃別蒸于武公蒸冬祭也武公獻公之禴廟也在曲沃公稱疾

不與使奚齊莅事莅臨也稱疾不自祭而使奚齊者欲風羣臣使知意也猛足乃言於太子猛足太子臣也曰伯氏不出奚齊

在廟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二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為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子盍圖乎圖所以自安固也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

夫羊舌大大羊舌職之父也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遷徙也敬順所安為孝敬順父之所安棄

命不敬言公命我守曲沃我棄之為不敬也作令不孝作令謂擅發舉以有為也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

忠焉間離也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安猶善也棄安而圖遠於

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相田獵也翟相國名也氣侵氣凶象也凶曰氣吉日祥歸寢不寐欲伐翟相也寐瞑也卻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也

寐也卻叔虎晉大夫卻芮之父卻豹也對曰牀第之不安邪第筭也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蔿

曰今夕君寢不寐必為翟相也君意在翟相也夫翟相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忌難也其臣競

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拒違。其退去者則拒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忍忍為不義也

其下偷以幸。偷苟且也幸微幸也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放也有冒上而無忠下。冒抵冒言貪也君臣上下各厭食

其私以縱其回。回邪也民各有心而無所據依。據仗也以是虜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

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其上也士薦以告公悅。乃伐翟相。卻叔虎將乘城。乘外也其徒曰棄

政而役非其任也。政猶職也役服戎役也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已無謀又恥無功也

被羽先外。遂克之。羽為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旌矣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也旁淫曰通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大事廢適立庶也而難三公子之

徒如何。三公子甲生重耳莒吾也對曰早處之使知其極。處定也極至也當早定申生分之都城而位以卿使自知其位所極至也夫人知極鮮有慢心

鮮寡也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觀欲也。雖其慢乃易殘也。言有官任而還慢易殘毀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難為欲殺三公子

也始。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小心多畏忌精潔不忍辱而大志重。大年長也重敦重也又不忍人。不忍施惡於人

精潔易辱。重債可疾。債償也博重者守節不易其情則可疾斃償也不忍人必自忍也。自忍忍能自殺也辱之近行。辱謂被以不義

也。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遷移也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雖重必移也若不知辱

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不知無所知也秉執也固執常謀因罪以去之也今子內固而外寵。內固內得君心外寵外見寵愛且善否莫

不信。所善惡無不見信若外殫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殫盡也外盡以善意待太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則其心無不移且吾聞之甚精

行下孟切

必愚精銳近也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路遺也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君宗廟在焉猶西周謂之宗周蒲與

二屈君之疆也疆境也二屈有南北也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威畏也疆場無主

則啓戎心啓開也開戎侵盜之心也晉南有陸渾之戎蒲接之北有山戎二屈接之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

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

為都使俱者二五同聲也廣莫北狄沙漠也下邑曰都使如為晉下邑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啓土闢境也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

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生生讒言也

太子由是得罪

十六年公作二軍獻公十六年魯晉閔之元年也魯晉莊十六年王命晉武公以軍為晉侯至此初作二軍軍之有上下也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

以伐霍霍周文王子霍叔武之國也師未出土為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貳副也恭以俟嗣

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位以卿也是左之也左猶外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

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

生在下不亦可乎士為對曰下不可以貳上猶足不可以貳手也手足左右各自為貳公曰何故對曰貳若

體焉體四支也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相助也用而不倦身之利也倦勞也有貳故不勞也四體役身故身之利上貳代

舉上手也下貳代履下足也周旋變動以役心目役為故能治事以制百物制裁也

若下攝上與上攝下攝持也周旋不動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為物用與百物器用也

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左右部也闕缺也成而不知是以宣分敗不知敵不知有闕若

以下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也變更也繼文非聲音章弗能移也聲金鼓也章旌旗也移動也聲音章過

數則有覺有覺則敵入覺隙也軍法進退旗鼓有數過數則有隙敵見隙而犯已也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凶猶凶也

也退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國以下軍武上可以侵陵小國難以征大國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

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其制使將兵危

之道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輕其所任謂輕太子所任不重責也雖近危猶無害也士為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

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

將以害之以得衆害之也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雖克與否無以避罪與其勤而不入不如

逃之不入不入君之意也逃去也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得其欲得立矣齊也太伯讓季麻遠

太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子輿士為字然吾聞之為人子者

患不從不患無名不從不從父命也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

以戰伐為勤從也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彌益也

吾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彊強其寬惠而慈於民

也慈愛也皆有所行之法行之皆有法術也術也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以國故

之故而以殺終君未終命而不殛殺終君其若之何蓋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蓋何不也公曰夫豈

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也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言曰為仁與為國

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安社稷利百姓故長民者無親無親無私親

眾以為親苟利眾而百姓和豈能憚君豈憚殺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況厚之況益也言以眾

故殺君除民害眾益以為厚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美善也晚後也蓋掩也言以後善掩前惡也凡民利是生謂為民生利殺

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沮敗也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悅

也交俱也欲其甚矣孰不惑焉欲太子也誰不惑謂國人也雖欲愛君惑不釋也釋解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

有良子而先喪紂良善也喪亡也若紂有善子知紂之惡紂終必滅國以計言之不如先自殺之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謂武王擊以輕劍斬以

也黃鉤也鉤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鉤同也假借也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

先自亡之故無知之者君欲勿恤其可乎恤憂也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君懼曰若何而可驪姬

曰君盍老而授之政稱老以政授申生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

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桓叔獻公會祖曲沃桓叔成師也桓叔伐晉殺其兄子昭侯於翼桓叔生嚴伯嚴伯又唯伐翼殺昭侯之子考侯嚴伯生武公武公滅晉翼而兼之武公生獻公獻公滅桓嚴之族

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歿而亡政，不可謂武。

有子而弗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夫政而害國，不

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臯落，東山狄也。苛，擾也。使無日

以牧田野。無日，不有欲備故。不得牧於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

眾也。與眾之信，輯睦焉。果，果於用師。否也。輯，和也。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濟，渡也。以不勝罪之。若勝狄，則善用

眾矣。求必益廣。所求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做。倉廩禾盈，四

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信，審也。賴，利也。又知可否，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

生伐東山。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袷之衣，佩之以金玦。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僕人贊聞之曰：太子

殆哉。贊，太子僕也。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生不立。奇，異也。不立，不得立也。使之出征，先以觀

之。觀，其用眾也。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中分也。堅忍，金玦也。玦，亦離傳曰：金寒玦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

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之，使友伐也。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

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右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步衣朱裳，執戈揚楯以歐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狂夫祭詛之言也。雖盡

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贊也。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七年，魯閏三年也。里克諫曰：臣聞臯落氏將戰，言其不服將與申生戰。君其

釋申生也

釋舍也

公曰行也里克對曰非也

非事故

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

則守

君行太子從

以撫軍也

有守則從撫循軍士

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

道三身鈞以年

身鈞德同也以年立長也

年同以愛

立所愛也

愛疑決之以卜筮

愛疑愛同也龜曰卜筮曰筮

子無謀吾

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

言吾使之征伐欲觀其能也

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球

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球令不偷矣孺子何懼

孺子少子也偷薄也偏半也分身之半以

授太子又令握金球金球兵要也君今於太子不為薄矣

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

賈唐云不得不得君心也昭謂不得立也內傳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

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

且吾聞之曰敬賢於請

賢愈也言執恭勤愈於請求

孺子勉之乎

勉為孝

君子曰善處父

子之閒矣

入諫其父出勉其子

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

狐突晉同姓唐叔之後狐偃之父狐突伯行也先友晉大夫先丹木之族右車右

衣偏

之衣而佩金球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球之權在此行也

孺子勉之乎

中分中分君之半也金球以兵使事也

狐突歎曰以庵衣純

雜色曰庵純純德謂太子也

而球之以金銑者寒之甚

矣胡可恃也

球猶離也銑猶麗麗寒也言於太子無溫潤也

雖勉之狄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

之要金球之勢也金為兵球所以圖事決計也故為兵要

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匿兵要遠災

隱惡也衣身之半君無惡意也握兵之勢

欲令太子遠災害也

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于稷桑

稷桑阜落狄地也

狄人出逆

逆拒申生也

申生欲戰狐突

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

艾當為外聲相似誤也好於多辟臣也嬖臣害正故大夫殆殆危也

好內適子殆社稷危

好内多嬖妾也。嬖專寵故適子殆。國家亂則社稷危。周幽王是也。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順也去避矣齊為順父心而遠於死也傳曰狐突欲行惠於眾而利社稷。

其可以圖之乎。惠於眾謂不戰也太子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況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内也。申生曰不可。君之

使我非歡也。非歡愛我也抑欲測吾心也。測猶度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聚權金珠也又有

甘言焉。申生將去父又以美言慰撫之也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諧在中矣。君故生心。有此甘言非本意故言生心也雖蝎

諧焉避之不若戰也。蝎木蟲也諧從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滋益也我戰死猶有令

名焉。有恭從之名也果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不出避難也君子曰善深謀

也。

國語卷第七

國語卷第八

晉語二

獻公

韋氏解

反自稷桑處五年

自從也從伐東山戰於稷桑而反也處五年魯信之四年也

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

謀謀弑公也愈益也

曰吾固告君日得衆

日往日也

衆不利焉能勝狄

衆若不利焉肯爲用而勝狄乎

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

矜大也善

善用衆

狐突不順故不出

狐突申生之戎御也

吾聞之

申生甚好信而彊

彊彊禦也信言必行之

又失言於衆

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

失言許衆以取國也退謂改悔也

言不可食衆不可弭

食偽也弭止也

是以深謀君若

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

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

來謂轉里克之心使來從己用也一日言其易也

子爲我

具特羊之饗

特一也凡牲一爲特三爲牢

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

郵過也

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

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

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孟里克妻字啗啖也孟或作盂

我教茲

暇豫事君

茲此里克也暇閑也豫樂也

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

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貌也言里克欲爲閑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

其習不

如鳥鳥也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

集止也苑茂木貌也里克也喻人皆與奚齊已獨與申生

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

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

枯且有傷

無母喻枯有謗諭傷傷病也

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

辟去也奠置也熟食曰餐

夜半召優施曰曩

國語

卷八

晉語二

獻公

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曩向也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

成定也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秉執君志以殺太子不忍為也道復故交五杲不敢交與太子交也中立其

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也旦而里克見不鄭夜半召優施旦而見不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

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不鄭曰子謂何謂對優施言也曰吾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惜惜其失

言不如曰不信以疏之曰不信者拒優施以不然也拒之不然則驪姬意疎不敢必也亦固太子以攜之固固持也攜離也固持太子以離驪姬之黨也多為

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故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亦離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

況益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及追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言

姬唯無忌難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不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為我

心以君里克曰弑君以為廉賈侍中云廉猶利也以太子故弑君以自利唐尚書云為太子殺奚齊不有其國以為心為廉也昭謂是時太子未廢獻公在位而以君為奚齊非也君獻公也虞御史云

廉直也讀若闕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制裁也自大其廉而有驕人之心因驕以裁制人之父子吾不敢為也抑撓志以從

君為廢人以自利也撓屈也人謂中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利得道以求成太子吾力不能為也將伏也伏隱也明日稱疾

不朝三旬難乃成難殺申生譜二公子也驪姬以君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

福齊姜申生母也福胙肉也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絳晉所都也公田驪姬受福乃真鳩于

酒實置也實置也真董子肉董鳥頭也公至召申生獻獻獻公祭之地地墳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申生恐而出

實置也實置也

驪姬與犬肉犬漱死飲小臣酒亦斃小臣官名事陰公命殺杜原款原款申生之傳也申生奔

新城新城曲沃也新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小臣太子小臣也名圉曰款也不才寡知

不敏敏達也不能教道守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度尺也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

棄寵令太子棄位也求廣土奔他國也皆風隱也小心狷介不敢行也狷者守分有所不為也言雖知當與申生俱去恥不能事君而出故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

訟之也言讒也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逮及也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鈞是惡也讒人驪姬

也鈞同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愛之情也不反讒反謂覆也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名也死

不遷情彊也遷易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使有遺言屬孺

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死民之思為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

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怨君也釋解也歸於君怨歸於君也章父之惡取笑

諸侯吾誰鄉而取笑諸侯諸侯所笑也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

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

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

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就曲沃哭之也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有父忍自殺之況能愛國人乎忍心父而求好

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

經于新城之廟。維經頭槍而懸死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死。

猛足申生臣也。伯氏狐突字也。不聽謂稷桑之戰不從其言也。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

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圖為之謀也。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何悔？是以諡為共君。

諡法既過能改曰共。國人告公以此諡也。

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言與其逆謀也。公令闞楚刺

重耳，重耳逃于狄。闞閻士也。楚謂伯楚寺人拔之字也。於懷公時為勃鞞狄北狄隗姓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梁。賈華華晉大夫，梁宋晉大夫。

之國伯也。唐尚書云：晉滅以為邑，非也。是時梁尚存，至魯魯僖十九年秦取之。盡逐羣公子。羣公子，獻公之庶孽及先君之支庶也。傳曰：獻公之子九人。乃立奚齊焉，始為令

國無公族焉。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栢谷，卜適齊楚。獻公二十二年魯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拔伐蒲城，重耳自蒲出奔，及至也。栢谷晉地。狐偃曰：無

卜焉。狐偃，重耳之舅，狐突之子。子犯也。無卜不須卜也。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望大，望諸侯朝貢。不恤亡公子也。道遠難通，

通至也。均望大難走。難歸走也。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望其力也。若以偃之慮，其狄乎？

可之狄也。夫狄近晉而不通。不與晉通也。愚陋而多怨。多怨於戎狄也。走之日勿達，不通可以竄惡。竄，隱也。多

怨，可與共憂。今若休憂於狄，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監視也。之為，為誰動也。諸侯所為，故

無不成。乃遂之狄。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處秋一年魯僖之六年也。公使賈華伐屈，夷吾自屈出奔。曰：去血從吾兄，竄於

狄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後出同走不免於罪同走嫌且夫偕出偕入難偕俱聚

居異情惡聚共也虞云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近昭謂異情謂各欲求入為君於義惡也

老矣秦穆夫人獻公之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以吾且必告悔是吾免也

免免女故親吾君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居梁二年魯僖之七年也環王四年復為君居

四年在魯僖之九年也
是歲獻公卒秦伯納之

號公夢在廟號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西阿西公懼而

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帝天也公拜稽首覺召史噐占之史噐號對

曰如君之言則蓍收也蓍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天之刑神也刑殺之天事官成官成禍福各

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告之舟之僞告諸其族舟之僞曰眾謂號不久吾乃今

知之以其賀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度揆也吾聞之曰

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襲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傲慢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

逆命拒違君命也今嘉其夢侈必展展申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鑿鑿也鏡所民疾其態天

又誑之誑猶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謂令國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宗國公族也內外無親

其誰去救之云言吾不忍俟也將行行去以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亡適晉在魯僖二年也

後六年魯僖五年也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魯僖五年獻公伐虢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宮之奇虞大夫也諫虞公勿假晉道虞公不聽出謂其子曰虞

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晉軍於國除闇以應外謂之忠除去也去已闇昧之心以應外謂之忠也

謂怒也定身以行謂之信定安也行事以求安其身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己之所惡而以施人謂假道以伐虢也以賄滅

親身不定矣賄財也謂虞受晉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之道也親謂虢也虞虞太王之後虢王季之由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

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釁隙也圖謀也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本謂忠信也吾不去懼及

焉以其孥子適西山孥妻子也西山國西界三月虞乃亡晉滅之

獻公問於卜偃卜偃晉平公大夫郭偃也曰攻虢何月也宜用何月對曰童謠有之童童子也曰丙之晨龍

尾伏辰丙丙子也晨早朝也龍尾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謂魯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丙子朔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伏辰在龍尾隱而未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

均同也戎服君臣同也振振威武也交龍曰旂鷦鷯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鷦鷯火鳥星也賁賁鷦鷯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

天策一名傅說焯焯近日月之貌也火鷦大也中居中也成軍軍有成功也傳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九年秋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葵丘地名也遇宰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冢宰食采於周故曰宰周公周公自會先歸遇

獻公於道也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矜其功以信施示諸侯而不務德也施惠也力功也故

輕致諸侯而重遣之輕謂垂橐而入重謂捆載以歸使至者勸而叛者慕懷之以典言懷安也典法也法言

謂陽穀之命日以四教令諸侯之屬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薄其要結謂束牲為盟馬皮為幣三屬諸侯存亡國

三以示之施屬會也三會乘車之會三也存三亡國魯衛邢也且足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言之如室既鎮

其莞矣又何加焉莞棟也又何加於前已成也吾聞之惠難偏也施難報也不偏不報卒於怨讎

夫齊侯將施惠出責如出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果克也奉行也而暇晉是皇暇謂不暇以晉為務也雖後之

會將在東矣東東方也其後會于淮是也君無懼矣其有勤也公乃還無懼於不會也

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景大也霍晉山名也今在河東而汾河涑澮以為渠四者水名也渠

也戎狄之民實環之環繞也汪是土也汪大貌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上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今晉侯不

量齊德之豐否豐厚也否不也不度諸侯之勢強弱釋其閉修也修治也而輕於行道

失其心矣失其心守君子失心鮮不夭昏夭夭折也昏狂荒之疾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八年葵丘後八

年也桓公復會諸侯於淮在魚台信十魚台信十七年冬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六年傳曰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桓公在殯宋人伐之魚台信十七年冬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為孝公

二十六年獻公卒魯僖九年也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

將如何荀息奚齊之傅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徒黨也荀息曰死吾君死吾君也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蔑無也

里克曰子死孺子立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

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

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得其所任故不悔也生人不媿貞也吾言既往矣往行也豈能欲行吾言而

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焉得避之里克告平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不

鄭曰：苟息謂何？荀息有荀息曰：死之。平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二國士

息也遂我為子行之。助行其事謂使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

我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重耳在狄故告狄人結援於秦以搖動晉國敗奚齊之黨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結秦狄之援以立二

得重厚者，可使無入。於己厚者可使二國誰之國也？言晉可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

足也。有義然後利立故曰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貪則專利廢義則利不立。無足故厚貪則怨生，夫孺

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盡君而誣國人？盡化也彘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

迷亂，信而亡之。信姬之言殺無罪以為諸侯笑。無罪謂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人懷

也。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禦止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子之在外者，以定民

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弭止也言諸侯義已則得以為援也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

也。固安今殺君而賴其富。賴利也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不義我而富必賴富

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載見於書為後戒也不可常也。平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

子及驪姬而請君子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

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食偽也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平鄭

使屠岸夷

屠岸夷晉大夫也

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

非亂何入非擾何安亦言

勞民易為治也

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

鉢道也

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

樹在始

樹木也始根本也

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道守民

民也導訓也

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

樂喪以喪為樂也

樂喪必哀生因

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

怠懈也

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

易反也

何以道守民民不我

導誰長

不我導不從我訓也長君也

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

偃子犯名重耳舅故曰舅犯

喪亂有小小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

剡鋒也

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

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

掃之臣

洒灑也

死又不敢泣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

泣臨也

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

鄰

固定也親眾愛士民也善鄰善鄰國也

在因民而順之

因民所愛而立之為順民

苟眾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

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

呂甥卻稱夷吾之徒也蒲城午晉大夫也

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

以求入吾主子

主子為子內主也

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

冀芮晉大夫卻芮也從夷吾者

冀芮曰子勉之國

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

無常無常心也

非亂何入非危何安

亂有所代危得安之

幸苟君之子唯其

索之也

索求也所在以求之

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眾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

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外謂諸侯內謂大夫既入而後圖聚入國乃圖公子夷吾出見使者

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自立立嗣君也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

君於外也恐受賂徑自召他公子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各有心所愛不同也盍請君于秦乎秦親晉故欲之秦請所立也大夫

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秦穆公伯益之後德公之子穆公任好也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

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紹繼也續嗣也昆後也裔末也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隱惡也悼懼也播散也越遠也依倚也

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土死曰不祿禮君死赴於他國曰寡君不祿謙也臻至也以君之靈鬼神降衷衷善也罪

人克伏其辜罪人驪也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待君命所立也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

好辱收其逋遷逋亡也遷徙也商賁而建立之也賁後也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

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做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

受君之重貺而羣臣受其大德終君謂獻公也貺賜也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隸役也秦穆

公許諾反使者反報也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也公孫枝秦公孫子桑也曰夫晉國之亂

吾誰使先當先立誰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若之也使之二公子擇所立也以為朝夕之急言晉無君朝夕之急也大夫子明曰

君使執紼也繫秦公子子顯也執紼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竄微也知禮可使敬不隊生命

也墜失也微知可否密微故知可否也君其使之乃使公子執紼弔公子重耳于狄曰寡君使執紼弔

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奔亡之憂加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若齊桓公以喪得國于糾

以喪失之是也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

仁以為親亡人無親者被不孝之名棄親而亡也當信行仁道然後有親也是故置之者不殆置立也殆危也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

我人誰以我為仁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人實有之時多公子非獨已有也我從外徼倖而求之誰謂我信不仁不信將何以長

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使者公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反國之命也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

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為君再拜不稽首起而哭易位而哭也退而不

私不私不私訪也公子繫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

我矣勤我助我也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亡人不可以狷潔狷潔則大事不行重賂配德以重賂配

己之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以徼倖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

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

賈侍中云汾水名汾陽晉地百萬萬畝也不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負蔡地名君苟輔我蔑天命

矣蔑無也無復天命命在秦而已亡人苟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稷不敢望國土君實有郡縣

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無也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東盡魏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也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

之上無有難急也津水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若此地者欲君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故進之耳亡人之所懷挾纓纒以望君之塵垢

者挾持也。緹馬。緹也。續馬腹也。帶也。言塵垢不敢當盛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二十兩為鎰。珩飾上飾也。珩形似。啓而小詩傳曰。上有其珩。下有雙璜。不敢當公

子請納之左右。公子公子執言左右謙也。公子執紼反致命。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

稽首。不役為後也。也。從貪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不役不貪。利國家也。公子執紼曰。

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也。載成。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

於天下。成威名也。則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也。猾亂。且可以進退。進退猶改易也。臣聞之曰。仁有置。武有

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武置服從。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為惠公。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有與為黨必有與為讎。言無黨則必無讎也。

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不過。差也。怒不及色。無色。過也。及其長也。弗改。故出亡

無怨於國。而眾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佞才也。言無恃則恃秦也。君子曰。善以微勸也。

國語卷第九

晉語三

韋氏解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

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弟惠公夷吾也外秦也內里平也

與人誦之

輿衆也不歌曰誦

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

偽善為佞佞謂里平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之而不與也果猶竟也喪亡也

詐之見詐果喪其賂

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賈德而賈服也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也

得之而

狃終逢其咎

謂惠公也狃伏也咎謂敗於韓

喪田不懲禍亂其興

興謂平鄭不得田不懲艾復欲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既里平死

既已也惠公二年春

殺里克秋殺平鄭

禍公隕於韓

禍貪伏之禍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

郭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

偃晉

大夫善與人之誦豫知之故云眾口禍福之門

是以君子省眾而動

動行也

監戒而謀謀度而行

監察也度揆也察眾口以為戒謀事揆義乃行之

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

考校也

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日自考省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

臭達於外

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蒸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為無禮者所

葬唐以賈君為申生妃非也傳曰獻公娶於賈無子

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

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

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孰誰也斯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也或云貞謂申生也與下相違似非也

貞為不聽

以正葬之而不見聽

信為不誠

斯無刑偷居倖生

刑法也言惠公偷竊居位倖倖而生

不更厥貞大命其傾

不變更其正大命將傾傾危也

威兮懷兮

言國人畏惠公思重耳

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

爾有所有也

猗兮違兮心之哀兮

猗歎也違去也言民心欲去其上安土重遷故心哀

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

二七十四歲後也靡無也無有徵者亦亡謂子圍

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

謂重耳

鎮撫國

家為王妃兮言重耳當伯諸侯為王妃偶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難君改葬并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

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揚也戴欣戴也惡亦如之故行不

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冢嗣太子也替滅也其數告於民矣數謂二七公子

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魄形也兆見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耿猶昭也數

言之紀也謂言者紀其數也魄意之術也意民之志也術導也魄兆見而民志隨光明之曜也紀言以叙之敘述也述意以

導之導開導也明曜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先導為重耳導引者可行也將至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此冀芮也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

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

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戮辱也罹天之禍無後無後嗣也志道者勿忘將

及矣志識也及至也及文公入文公重耳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而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于王城冀芮於秦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惠公既即位乃背秦賂使不鄭聘於秦且謝之謝不也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

夫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為子君者不亦難乎不鄭如秦謝緩賂緩逆也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

呂甥卻稱冀芮而止之止留也問聘也謂報不鄭之聘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屬七輿大夫出奔也穆公使冷至報問冷至秦大夫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行事客冷至也將行事行聘事也冀芮曰鄭之使

薄而報厚薄禮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平鄭及七輿大

夫七輿申生下軍七輿大夫也共華賈華叔堅驪歔鬣虎特官山祁皆里平之黨也不豹出奔秦豹子

平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二三子

輿大夫也不及罪不及子使於秦可哉可以入也平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賜華之族晉大夫曰子行乎其及也去

也其將見及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也言已殺平鄭將待禍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

不信謀而困人不智謀不中為困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任荷也子其行矣我

姑待死賜子共平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眾背君賂殺里克而忌

處者眾固不說忌惡也處者國中大夫也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

其君必出穆公曰失眾安能殺人人謂里平及七輿大夫且夫禍唯無斃斃死也罪不至死則不為亂足者不處罪足

則不處國處者不足處國者不足以死也勝敗若化化言轉化無常也猶平鄭欲殺君君反殺之以禍為違孰能出君違去也謂平豹以禍故而去其國誰能出

爾俟我俟待也待我圖之晉饑在魯僖十三年乞糴於秦平豹曰晉君無禮於君眾莫不知無禮背往年有難今又

荐饑難謂殺里平之黨仍饑曰荐已失人又失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子糴公曰寡人其君是

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代更也補乏薦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薦進謂也

國 吾 卷 七

公孫枝曰子之乎枝子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眾今旱而聽於

君其天道也聽聽命於君君若弗子而天子之子之苟眾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

苟使晉眾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子糴則晉得以為辭故不可不子不若子之以說其眾眾說必咎於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

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汜舟於河歸糴於晉汜浮也歸不反之辭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秦五

城號射曰弗與賂地而子之糴號射晉大夫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厚猶禮也不若勿子公曰然慶

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賴贏也實穀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處秦我亦將擊

晉弗子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子

六年秦歲定惠公六年魯僖公十五年定安也穀熟則民安帥師侵晉至於韓韓晉地韓原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

何深入境深也百深猶重也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訶射也訶問也射號射也公曰

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慶鄭吉右公戎公曰車之右鄭也不遜以家僕徒為右

家僕徒晉大夫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戎御公戎車梁由靡御韓簡由靡晉大夫韓簡晉卿韓萬之孫號射為右為簡以承公承次車

也公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鬪士眾欲鬪者眾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

已秦也處已在梁休秦也煩已為秦所立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愠愠怒晉莫不怠

受其施也急憤也鬪士是故眾公曰然今我不擊手歸必狃狃快也不擊手而歸秦一夫不可狃而況國乎公

令韓簡挑戰先挑敵曰昔君之惠也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眾能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言

眾欲戰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彫戈出見使者衡橫也

戈戰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也列位也今君既定而列成君

其整列寡人將親見若云朝見實欲戰也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

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手而不勝遂成也其若為諸侯笑何君盍待之

乎待其亂將自斃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吾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

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謂里子也背其外賂外秦也彼塞我施若無

天乎云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若有天吾必勝之天道助順故必勝也君捐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

濘而止濘深泥也戎馬陷焉公號慶鄭曰載我號呼也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公廢不用

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避避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輅迎也慶鄭

曰釋來救君釋舍也亦不克救君遂止于秦止獲也為秦所獲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秦地合大夫而

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孰利公子執柁曰殺之利以為臣子絕望逐之恐攝

諸侯攝交攝也以歸則國家多慝慝惡也恐知國家開隙之惡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公孫

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

微秦國天下孰弗患微無也雖無秦國天下諸侯有善人君父者誰不患疾公子執紼曰吾豈將徒殺之徒空也吾將以公

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

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女無

乃不可乎雖立有道君父之恥未刷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取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

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弗忘是再施不遂也不可謂智君曰然則若

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要結也成平也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

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圍子圍惠公適子懷公秦始知河東之政秦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故云知河東之政在魯僖十五年

公在秦三月內傳公以九月獲十月歸聞秦將成乃使卻乞告呂甥卻乞晉大夫呂甥瑕呂飴甥也呂甥教之言令國人

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

圍也微今更命立他公子以代子圍言父子避位以感羣下且賞以悅眾眾皆哭焉作轅田賈侍冲云轅易也為易田之法員眾以田易者易疆界也云轅田以田出車賦昭謂此

呂甥致眾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卹卹憂也而羣臣是憂

不亦惠乎憂謂改立君賞羣臣作轅田君猶在外若何眾曰何為而可何所施為可以還君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盡

矣病敗也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為君援征稅也言當賦稅以繕甲兵輔子圍以為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

臣輯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皆說焉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帥其屬

臣輯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皆說焉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帥其屬

繕甲兵 曰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訊問也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

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弟之死者謂韓之戰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讎吾寧事

齊楚齊楚又交輔之交夾也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事秦有死無他故不和比其

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否公曰

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忌怨也不思不恩義願從其君而與報秦君謂子圍是故云故言其君子則

否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

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為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秦伯拘晉侯於靈臺將復之故更舍之於客館

饋七牢焉牛羊豕為一牢籩豆饋七牢侯伯之禮

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蛾析晉大夫曰君之止子之罪也止獲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

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

也適之也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獨師其屬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

所以不去待為此也臣得其志志謂出奔而使君曹是犯也曹慙也犯犯逆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

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

德不降不自降下而背秦降而聽諫不戰慶鄭諫公使與秦耀若公降心而聽之可以不戰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上下慶鄭吉不用又乘鄭小馬不用良故敗

晉 卷九

既敗而誅又失有罪若鄭出亡是失有罪不可以封國不可以守封國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

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行道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言刑殺得正此人君之明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

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曰臣聞奔刑之臣奔趨也不若赦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于秦

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能行之謂能赦罪以報讎也秦豈獨不能乎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

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安謂今也欲復伐秦故不得安成而反之不信成平也與秦始乎而又反之不信失刑亂

政不威有罪不殺為失刑失刑則政亂政亂則威不行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孺子子圍也秦復惠公而質子圍若伐秦必殺之

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忌怨也其聞賢於刑之梁

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言慶鄭擅退也快意而喪君犯刑也

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

不可復用戰也君令司馬說刑之司馬軍司馬說其名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

令死次行列也將止不面夷死將帥也止獲也夷傷也偽言誤眾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

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

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言我坐待死而不能面夷子怨君不用忠信忌善背德趣行

事乎趣司馬行其刑也丁尹斬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圍也魯僖三十二年自秦逃歸秦乃召重耳

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高梁晉地而授重耳。實為文公。

國語卷第九

國語卷第十

晉語四

韋氏解

文公在翟十二年

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也避驪姬之難魯僖五年歲在大火自蒲奔狄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狄十二年

孤偃曰日吾來

此也

孤偃文公舅子犯也日往日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榮樂也成事

吾曰奔而易達達至困而

有資

資財也休以擇利可以戾也

戾定也今戾久矣

將底底止底著滯滯附也

也誰能興之

與起也蓋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蓄也十

二年

齊侯長矣而欲親晉

齊侯桓公也長老也是歲桓公為淮之會明年而卒管仲沒矣多讒在側

周為一紀

沒終也讒謂易牙謀而無正哀而思始也無正無正從也衷中

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

前

堅習之居

厭適逐遠入服不為郵矣

迎近也逐求

會其季年可也

可也茲可以親也

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

五鹿衛邑不野人舉

塊以與之

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

言民奉

子天事必象

必先

十有二年必獲此土

後十二年

二三子志之

志識歲在壽星及

鷓尾其有此土乎

歲星也自軫十二年度至氐四度為壽星之次自軫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鷓尾之次歲在壽星謂符塊之歲魯僖十六年也後十一

年歲在鷓尾必有此五鹿地也魯僖二十七年歲在鷓尾二十八年歲復在壽星晉文公代衛正月六日戊申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正天時川夏紀故歲在鷓尾

天以命矣。命告也謂野人奉晷復於壽星必獲諸侯。歲復在壽星。歲復在壽星謂魯僖二十八年也是歲四月文公敗

楚師於城濮合諸侯於踐土五月獻俘於王王策命之以為侯伯故得諸侯天之道也。天之天數不過十二由是始之由從也從得塊始有此其以戊

申乎。有此五廢當所以申土也申以戊申戊土也申申所土地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塊而載之遂適齊齊曰侯妻

之甚善焉。桓公以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將死於齊而也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死。桓公

卒。在齊二年孝公即位但立魯僖十八年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而國也而知文公

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之不肯去也與從者謀於桑下從者趙靈要在

馬。在桑上也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殺之以滅口也特諸侯畔齊塔又從去怨孝公怒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

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不之。不可以責。責疑責無成命。疑則不天命詩云上

帝臨女。無貲爾心。詩大雅大明之七章也上帝天也女謂武王也言天臨覆女代紂必克無有疑心先王其知之矣。責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川疑

子。故卒有天下去言難而極於此。極至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奚齊卓子殺死惠公無親內外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

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白雲君子之自責也莘莘衆多也征行也懷私為心也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夙夜言也行道也遑暇也及也

邦詩云。仲可懷也。之多言。亦可畏也。清小雅。仲子之言也仲也懷也言言者發也心也思也仲猶懼人自見見可思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敬仲。夷吾字也。曰。畏感疾民之上

女謂困也安日。女也。疾也。邦詩云。仲可懷也。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敬仲。夷吾字也。曰。畏感疾民之上

也畏威如畏疾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從心所思如水流見懷思威民之中也威畏也見可懷則思

畏威如疾乃能威民言能畏上乃能威下威在民上弗畏有刑能威民故在人上從懷如流去威

遠矣故謂之下去威遠言不能威民其在辟也吾從中也辟罪也弗畏有刑故云罪高鄭詩之言吾其

從之從其畏人多言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

難乎裨補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幾近

也言重耳得國時日近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濟成也釋置也敗不可處敗齊也時不可失忠不可

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始封謂唐叔虞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人

商殷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闕伯陶唐氏之火正居於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實紀商之凶吉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自湯至紂瞽史之紀曰唐叔之

世將如商數瞽史知天道者今未半也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故曰未半亂不長世不長世亂當有平時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

何懷安公子弗聽

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廢食

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戰死原野公子將走不暇豈能復與豺狼爭食我乎

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無亦亦也柔脆也嘉美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

衛

國 吾 卷 二

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毀也虞備也是歲魯僖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苑圖文公師於訾婁以退之故不能禮焉寧甞莊

子言於公曰莊子衛正卿穆仲靜之子竊遠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君親其親所以結人心使相親善德之建也建立也言能善善所

以立德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

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之子

故曰親三德謂禮宿親親善善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下一昭一穆故康叔為文昭唐叔為武穆周

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定天下天祚將在武族族嗣也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

族也聚財衆也武族唯晉實昌晉消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也仍重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

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

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

曹共公亦不禮焉共公曹昭公之子曹伯襄聞其駢脅欲觀其狀駢并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

而觀之謀侯也微蔽也薄迫也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

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貳猶

別僖負羈饋飧實璧焉熟食曰飧實置也置璧於飧下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

子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

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幹，楨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

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失常則政不立。國君無親，以國為親。僚以官相親，君以國相親。

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子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王，子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

不廢親。今君棄之，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亡，奔。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

狐偃、趙衰、賈佗。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謂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

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闕，缺也。

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五常。五常，三帝政之幹禮之宗國之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

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公子過宋，自曹適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相善，相悅好。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

幼矣。襄公，宋桓公子，茲父也。長幼，從長至幼也。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長兄事之。狐偃其

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先君，獻公。

戎御，御戎車也。傳曰：趙夙，御戎。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佗，狐偃之子，射姑木師賈季也。公族，姬姓也。食邑於賈，字季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

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自幼至成人。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

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長發之三章，降下也。躋，升也。言湯之道日外聞於天也。降有禮之謂也。降，已於有禮也。君

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公之子捷叔詹諫曰臣聞之叔詹鄭大夫親有天有天天所落用前

訓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窮困資窮困也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啓之啓開也同姓

不婚惡不殖也殖蕃也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外家與晉俱唐叔之後別在犬戎者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狐氏

成而催罔才離違而得所言成人而有催罔才違去也離禍去國舉動得所久約而無費也費費也同出九人唯重耳

在同出同生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載成也重耳日載

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天作之首章作生也言高山岐山荒大也言荒天生此高山使與雲雨大王則袂祀而尊大之

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

股肱周室夾輔平王武公鄭桓公子骨突文侯晉穆侯之子仇戮并也一同也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

質信也起質信也起若親有天獲三祚者可謂大天三祚謂成而催罔才晉國不靖狐趙謀之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

業可謂前訓業事也前訓二國同心之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晉鄭同姓王之遺命使相起故曰謂兄弟

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軫車後橫木還軾猶迴車周曆諸國遭離厄困棄此四者以徼天

禍無乃不可乎徼要也四者有天前訓兄弟困窮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

稷無成不能為榮稷黍也無成謂死榮秀也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為成也蕃滋也廡豐也稷不為稷不能蕃

殖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黍得黍種稷得稷唯所在樹之禍福亦由是也若不禮重耳則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為德基公弗聽遂如楚

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成王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頤也九獻上公之享禮也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五積積養餼九年米百有二十管醴醢

百有二十甕禾十車芻薪倍禾公子欲辭不敬當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天命天使之饗食也亡人而國薦之薦進也以國君之禮薦進

非敵而君設之非禮敵而設之如人君也非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

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楚自多子女美女羽旄齒革則君地

生焉羽鳥羽翡翠孔雀之屬蜀旄旄牛尾齒象牙革犀兕皮皆生於楚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波滋也王曰雖然不

穀願聞之曲禮云四夷之大國於境內自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也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

其避君三舍治兵謂征伐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為九十里司馬法曰進退不過三舍禮也若不獲命不得楚還師之命其左執鞭弭右屬

橐鞬以與君周旋鞭所以擊馬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矢房鞬弓令尹

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子玉楚若敖之曾孫令尹成得臣也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

不修也不修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土其無

令君乎冀州晉在冀州且晉公子敏而有文敏達也文有文辭約而不詭在約困之中而辭不詭偽三材侍之天祚之矣

三材卿材三人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子玉曰然則請止狐偃以為質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

不遂其媾郵之也曹風候人之三章媾厚也遂終也郵過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禮也於是懷公

國語 卷十一 四

自秦逃歸懷公子圍質於秦魯僖三十二年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穆公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故子圍妻女子圍公子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于室勝御

秦匹盟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囚命嬴之訴降服徹上秦伯見公

子曰寡人之過此為才適妃子圍之辱備嬪嬙焉辱質於秦時欲以成昏而懼離其惡

名非此則無故言欲以成昏懼以為圍妻恐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不敢以昏姻正禮致之而今公子

有辱寡人之罪也辱謂降服言寡人不備禮故唯命是聽進退此女公子欲辭辭不司空季子

曰同姓為兄弟季子晉大夫胥臣曰季後為司空貫侍中云兄弟婚姻之稱也昭謂同父而生德黃帝之子二十

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此二人相與同德故俱為己青陽方雷

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彤魚國名帝繫曰黃帝娶於西陵氏其同生而異姓者

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唐尚書曰繼別為小宗非也繼別其得姓者十四人

為十二姓得姓以德居官而初賜之姓謂十四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姑僕依是也唯青陽與

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子五宗唯青陽與蒼林同德之難也如是言德自黃帝同昔少典

娶于有嬌氏生黃帝炎帝賈侍中云少典黃帝之先有嬌諸使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昭

生出也內傳高陽高辛各有才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姜水名成謂所成而異德故黃

子八人謂其藁子耳賈君得之

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濟當為擠擠滅也傳異姓則異

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懷贏之異故又言此以勸同姓則同德

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也畏黷黷其類黷則生怨怨亂

毓災災毓滅姓也毓生也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合二姓為婚

姻合義以德義相親義以道守利有義則利隨之利以阜姓阜厚也姓利相更成而不遷更續也遷離散也乃能攝固

保其土方攝持也保守也今子於子園道路之人也言德姓異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

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初突齊卓子死秦

伯欲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為不可今更言此者子園無道害重耳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言召而殺之故重耳子犯皆怨之謂子餘曰何如子餘趙衰字對曰禮志有

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以自入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

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人為己用者是罪今將婚媾以從秦重婚曰媾從從其命受好以愛之其受

所好而親愛之聽從以德之德使之德已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歸女納幣更成婚禮逆親迎也

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從使子餘

從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耳如賓禮也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

終耻也言此為明日將復宴中不勝貌耻也勝當為稱中不稱貌情貌相違華而不實耻也有華色而無實不度而施耻也不度已方而施德

施而不濟耻也濟成也耻門不閉不可以封封國也非此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閉此五耻之門則用師無所二三

子敬乎敬此五者明日宴秦伯賦采菽采菽小雅篇名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詩曰君子來朝何賜子之雖無子之路車乘馬子餘使公子

降拜降下堂也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

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亦小雅道邵伯出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芄芄乘苗陰雨膏之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柔

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庭廡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君若昭

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先君謂秦襄公討西戎有功賜爵為伯有榮耀也重耳若獲

集德而歸載集成也載祀也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從也君若恣志以用重耳用使征伐也四

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

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鳩鳩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先君伯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所以念傷亡人思成公子公子賦河

水河當作汚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秦伯賦六月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小雅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二章曰以佐天子三章曰共武之服以

定王國此言重耳為君必霸諸侯以佐天子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

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稱舉也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著者曰筮尚上也命筮之辭也禮曰某子尚享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也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

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入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入謂爻無為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周易以連山歸藏占此兩卦皆言不吉

閉而不通交無為也閉壅也震為動動遇坎坎為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立

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屯初九利建侯豫大象曰利建侯行師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

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務猶趨也震車也易坤為大車震為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為小車也坎水也坤

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震也班偏也偏外內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為坤屯二與四亦為坤泉原

以資之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三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在山為泉原流而不竭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豫皆有坤象

重坤故厚豫為樂當應也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易以坤為眾坎為水水亦眾之類主雷與車內為主為而尚水與眾象

皆在上故上水與眾車有震武震威也車輦隆象有威武眾順文也坤為眾為順為文象有文德為眾所歸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

屯厚也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往之也小人勿用有所之君子則利建侯行師主震雷

長也故曰元內為主震為長男為雷雷為諸侯故曰元元者善之長眾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眾順服善故曰亨亨者嘉之會內有震

雷故曰利貞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以正國貞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車上水下必伯車震也坎水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眾從故

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忿事壅震動而過坎坎為險阻故曰勿用有所往一夫之行也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

索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為作足故為行也眾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復迷上事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

曰豫豫樂也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是二者得

國之卦也二謂屯豫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為閏餘

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載祀也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怨其多矣行巡

也臣猶知之而况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止止奔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

璧以質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舅氏同心不濟此河往而死也因沈璧以自誓為信董因迎公於河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公問焉曰

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

成天道也公以辰出晉祖唐叔所以封也而參入晉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魯僖二十四年歲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受於大梁也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實沈之墟

晉人是居所以興也墟次也是居居其年次所主祀也傳曰高辛氏有季子曰實沈遷于大夏主祀今君

當之無不濟矣當星在實沈之墟故無不成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君之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

時歲在大火大火大辰也傳曰高辛氏有子曰闕伯遷于商丘祀大火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成善謂辰為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相視也謂視農

祥以成農事封者唐叔封時歲在大火續其先祖如穀之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史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有嗣續其祖明趣同也言子孫將繼

蕃滋故必有晉國續其先祖如穀之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過泰無動爻無為侯泰三至五震為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也悔豫皆八義同曰是謂天

地配亨小往大來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喻子圍大喻文公陰在外為小往陽在內為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

參入皆晉祥也辰大火參伐也而天之紀也所以大紀天時傳曰大火為濟且秉成必霸諸

侯秉執也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曰衰桑泉皆降三皆晉邑晉人懼

懷公奔高梁高梁晉地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于廬柳甲午魯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廬柳晉地軍猶屯也秦伯

使公子執如師告曉呂冀師退交于郕郕鄭地退聽命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郕壬寅公入

于晉師甲辰秦伯還秦伯送公子于河公入而還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懷公

于高梁刺殺也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勃鞞寺人披伐蒲城在魯僖五年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袪袪袂也及入

勃鞞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余於屏內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困余於蒲城斬余衣

袪又為惠公從余於渭濱濱涯也重耳在狄從狄獵於渭濱勃鞞為惠公來就殺之命曰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一宿上而若女也若干

二命以求殺余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伯楚勃鞞字屢數也退而思之

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知為君為臣之道也入返國也猶未知之也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將復

失國出走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易反也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也明訓能終民

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獻惠之世君為蒲人狄人耳二君之所惡於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

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狄者乎伊尹放太甲而卒為明王太甲湯孫太丁子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甲

改過伊尹復之卒為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賊謂為子糾射桓公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鈞乾時戰在魯莊

九年申孫矢名鈞帶鈞近於袪而無怨言近害近也鈞在腹袪在手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宇覆

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言已忠臣君所當好而反惡之能久為君乎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棄為民主之道余罪戾之

人也又何患焉勃鞞閹士故曰罪戾之人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懼悔納文公謀

作亂比二子本惠公黨畏見偏害故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已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晦月朔時以為三月晦公出救火而遂弒之伯楚知之

故求見公公懼遽出見之遽疾也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惡心怨謂不怨也吾請去之伯

楚以呂卻之謀告公公懼乘駟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駟傳也自從也下道也脫會遁行潛走逃之言去王城秦河上邑告

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內豎里皂須公出不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

謂謁者曰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低頭故言心反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紕之僕馬曰

羈大曰紕言此二者臣僕之役居者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眾矣謁者以告公遽

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是月閏以三月為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為春分之月也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或云夫人辰嬴傳曰

辰嬴賤班在九人非夫人也賈得之也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以設國紀綱為之備衛僕使也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

役也授職事任有功棄責薄斂施舍兮寡棄責除宿責也施施德舍舍禁兮寡兮少財也救乏振滯庄困資無救乏救之絕振滯振滯之主臣正

也正窮困之人也輕關易道道商寬農輕關輕其稅易道除盜賊通商利商旅寬其政不奪其時懋穡勸分省用足

財慙勉也勉稼穡也勸有分無省減國用足財備凶年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器用明德明德教厚民性厚其情性舉善援能官方定

物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服位之名育長也類善也昭舊族昭明也舊族舊臣有功者之族愛親戚明賢良

明顯也尊貴寵國之貴臣尊禮之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旅客也友故舊故舊為公子時胥藉狐箕樂郤

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十二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中官內官異姓之能掌

其遠官遠官縣郵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也庶人食力各由其力工商食官工商官賈也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價

食官稟之皂隸食職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食職各以其職大小食祿官宰食加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論語曰原憲為家臣宰政平民阜財用不

匱阜安也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文公元年冬也襄王惠王之子昭叔襄王之弟木叔帶也是為甘昭公故曰昭叔惠王生襄王以為太子又娶於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

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狄隗王廢隗氏狄人伐周故襄王避之記地名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王使簡師父告晉亦使左鄆父告秦子犯

曰民親而未知義也親親君未知義故未和君盍納王以教之義使知尊上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

矣失所以事周何以求諸侯無以為諸侯盟主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宗尊也繼文之業定武

之功文者文侯仇平王東遷文侯輔之受珪璜和密武重耳祖武公稱也始并晉國也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在此納王公說乃行

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啓東道二邑戎狄開在晉東

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二軍左右軍東行曰下陽樊周邑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溫隰城皆周地

昭叔通狄后與俱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邲成周周東都邲王城王饗醴命公昨侑

處温故取殺之饗設饗禮傳曰戰克而王饗食饗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昨賜祭肉侑侑幣謂既食以束帛侑公公請隧弗許二君云隧王之葬禮昭謂六遜之事見周語曰王章也章表也以表

明天子與諸侯異不可以二王二王無無若政何無以為政於下賜公南陽陽樊温原州陘締組攢茅之田

公晉周之南陽地陽人不服不肯屬晉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君補王闕以順禮也補王失位之闕以順

為臣之禮陽人未狎君德狎習也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

室之師旅典法也旅眾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與周室之師眾樊仲之官守焉樊仲宣王臣仲山甫食采於樊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

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也敢私布於吏布陳也吏軍吏唯君圖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迺出陽人也出降也

文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疎微也諫出曰原不過二

日矣諫問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庇蔭也乃去之及

孟門而原請降孟門原地傳曰退一舍而原降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

楚始得曹而新晉於衛也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宋降楚與我

絕矣告楚則不許我告謂請宋於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

絕矣告楚則不許我告謂請宋於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

楚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為怨主謂激齊秦使楚怨

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獨賂齊秦藉之告楚與

齊秦之勢使請宋於楚

我今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齊

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也然後用之蔑不欲矣用齊秦也蔑無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

宋人二十八年春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衛侯

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釋解也舅犯愠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二臣取二必擊之愠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二謂復曹衛

一謂釋宋圍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之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眾無乃彊乎不許釋宋宋降於楚

其眾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三曹衛宋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

衛以攜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大戰既戰而後圖之圖圖復曹衛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

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既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文公之德還居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

戰故云避臣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老罷也圍宋久其師罷病子犯曰三子忘在楚乎言在楚時許退三舍偃也聞之戰

鬪直為壯曲為老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鬪士眾晉曲秦直故能敗晉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救也其眾莫不生

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眾欲止子玉不肯至于

城濮果戰楚眾大敗城濮衛地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軫子犯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罍賈侍中云鄭復劾曹觀公辭脅之狀故伐之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罪還而伐鄭昭省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淫放於曹

不禮公子與觀狀之罪同鄭人以名寶行成重寶公弗許曰子我詹而師還詹鄭卿叔詹伯文公

耳反撥也陳城上女桓詹固請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詹固請禮之鄭伯

也鄭人以詹子晉晉人將烹之也烹煮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

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淫放也放曹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

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明謂公子也殺身

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

殺厚為之禮而歸之禮禮也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晉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憎誣人以善惡是為信於心

信於名名百官尊信於令信於事謂使民事各得其時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

不相不犯信於名則上下不干干犯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則有成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

猶業次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出其幣藏以相振救如入家故不乏也公使為

箕為箕大夫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二年

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郤穀晉大夫行麻也守學于彌惇彌益夫先王

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志記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穀

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枝晉大夫欒共子之子貞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

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取五鹿先軫之謀也五鹿衛地卻縠

率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趨將中軍傳曰尚德也胥臣佐下軍代先軫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為原大夫卿次御辭曰夫三

德者偃之出也偃孤偃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胥臣皆孤偃所舉虞云三德謂勸文公納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德紀人昭謂欒枝等皆趙衰所進非孤偃三德紀人之語在下處得之以

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偃毛

之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尚齒也上軍或言新上軍非時未有新軍傳曰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

是也狐毛率使趙衰代之虞唐云代將新軍昭謂代將上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後受齊為

霍伯軍伐有賞伐功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

嬰先都在倫匹也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將上軍代狐毛公曰趙衰三讓三使為卿三讓之進欒枝等八人其所讓皆社稷

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晉地晉本三軍有中軍上下今有五孟新上下也使趙衰

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平蒲城伯請佐或云蒲城伯狐毛也賈侍中云蒲城伯

先且居也昭謂上章狐毛已卒使先且居代之賈得之矣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義且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

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從從先且居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趙衰從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并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下

此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吾

文公學讀書於白季三日曰季曰吾不能行也尺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

者不猶愈也使能者行之猶愈於不學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為易易治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

以為易而輕忽之故其難將至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以為難而勤修之故其易將至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讜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陽子對

曰是在讜也讜直遽除不可使俯者謂疾威施不可使仰痺者焦僥不可使舉不能舉動侏儒

不可使援侏儒短者不能抗援矇矓不可使視有眸而無見曰矇無眸子而不見曰矓囂瘖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瘖不能言者聾聵

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主而聾曰聵童昏不可使謀童無智昏闇亂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竣贊導也

若有違質違邪也教將不入其心不入其何善之為言不能使善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

不變不變動少溲於豕牢少小也豕牢廁也溲便也而得文王不加疾焉言易也文王在母不憂體不變故不憂在傅弗

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王謂王季孝友二號善兄弟為友二號文王弟號仲號叔而惠慈二蔡惠愛也三君云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為蔡刑于大

姒刑法也大如文王妃比於諸弟比親也諸弟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二章

於御是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詢謀也賈唐曰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而諮

于二號詒謀也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南宮适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諏訪皆謀也蔡蔡公原原公辛

辛甲尹尹佚 重之以周邵畢榮 周周文公邵邵康公畢畢公榮榮公 億寧百神 億安也 而柔和萬民 柔安也 故詩云惠

于宗公神罔時恫 亦思齊之二章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王為政諮于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 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

言因體也 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 言有美質加 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 不入於道

公曰奈夫八疾何 八疾遠除 對曰官師之所材也 師長也材古裁字 戚施直縛 直直擊縛縛鍾也 遽除蒙瑤

蒙戴也瑤玉聲不 能俯故使戴瑤 侏儒扶盧 扶緣也盧矛戟之 矇瞍修聲 無目於音聲 龍耳聵司火 耳無聞於視則

童昏嚚瘖焦僂官師之所不材也 所不能材用 以實裔裔土 裔荒裔 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

者也 性能質 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 印迎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

文公即位二年 更言此者述初也 欲用其民 用民征伐 子犯曰民未知義 未知尊上之義 盍納天子以示之義

時天子避子帶 之難在鄭地 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

信謂上令以三日之 糧糧盡不降命去之 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 蒐所以明尊卑 乃大蒐

于被廬 被廬晉地 作三軍 唐尚書云去新軍之上下昭謂此章述文公之初未有新軍 使卻縠將中軍以為大政 大政大掌國政 卻縠佐

之 卻縠晉大夫卻至之先或云至非也 子犯曰可矣 可用也 遂伐曹衛 在魯信 出穀成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於

是乎遂伯 穀齊地魯信二十六年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成之二十七年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之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

國語卷第十

國語卷第十一

晉語五

襄公

韋氏解

曰季使舍於冀野

曰季胥臣也冀晉邑郊外曰野

冀缺薶其妻饁之

冀缺卻成子也薶輕也野饋曰饁詩曰饁彼南畝

敬相待如賓

夫婦相敬如賓

從而問之冀芮之

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文公元年冀芮畏僂與呂甥謀弑公林父官秦伯殺之是也

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

滅除也

是故

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殛誅也鯀禹父今君之所聞也齊桓公親舉管敬子其賊也

仲之謚

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

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

在文公時而於此言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傳曰襄公以再命賞牙百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故曰冀缺

陽處父如衛反過宓冉

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聘衛也在魯文五年齊晉邑今河內修武是也

舍於逆旅甯甯嬴氏

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嬴其姓

言厥謂

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舉而從之

舉起也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

山河內温山也傳曰及温

還而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

懷思也

夫貌情之華也

言容貌者情之華采

言貌之機也

言語者容貌之樞機

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

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費

合謂情言貌也三者合而後行之費發取也

今陽子之貌濟其言置非其實也

濟成也言

不副貌為

若中不濟而外彊之

謂情不足而貌彊為之

其卒將復

復反也反

中以外易矣

易猶

若內外類

異也

言貌之機也

言語者容貌之樞機

身為情

情生於身

成於中言身之文也

言文而發之

合而後行離則有費

合謂情言貌也三者合而後行之費發取也

今陽子之貌濟其言置非其實也

濟成也言

不副貌為

若中不濟而外彊之

謂情不足而貌彊為之

其卒將復

復反也反

中以外易矣

易猶

言貌之機也

言語者容貌之樞機

身為情

情生於身

成於中言身之文也

言文而發之

濟成也言

吾

卷十一

而言反之瀆其信也類善也 瀆輕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如樞機 之相應厥時而發之言思察 之詳熟胡可

瀆也今陽子之情諛矣諛辯 察也以濟蓋也濟成也 成其容 貌以蓋其短且剛而主能主上也 言性剛直 而高上其材能不本

而犯怨之所聚也不本行 不本仁 義也 犯犯人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暮年乃有賈

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 狐偃之子 射姑也 食邑於賈 季佗 唐尚書 晉蒐于夷 舍二軍 昭謂初晉作五軍 魯文五年 晉四卿 卒至六年 晉蒐于夷 舍二軍 復成國之制 狐射姑 將中軍 趙盾 佐之 陽子至

自温改蒐于董 使趙盾將中軍 射姑佐之 射姑 怨陽子之易其班 使狐鞠屠殺陽處父而奔狄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宣子晉正卿 趙衰之子 宣孟盾也 獻子韓萬之玄孫 子與之子 厥也 靈公襄公之子 夷臯也 司馬掌軍大夫河曲之

役河曲晉地 魯文十二年 秦伐晉 戰于河曲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趙孟宣子干 犯也行 軍列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

必不沒矣沒終也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主主人車僕也 獻子因趙盾以 為主盾升之於公朝 暮喻速也其誰安之宣子召而

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 阿私曰黨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 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

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在公 為義吾言女於君懼女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

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女觀女 能否 女勉之 苟從是行也 勉之 勤終其志 是行令所行也臨長晉

國者非女其誰臨監也 長師也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

知免於罪矣

宋人弑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 文公鮑也 昭公鮑 之兄 杵臼也 弑昭公在魯文十六年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

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所以明教訓今宋人弑其君是反天地而

逆民則也則法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修行也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

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吏主師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盾

弟晉大夫原同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

輕曰襲無鍾鼓曰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以聲張其罪戰以錙于丁寧儆其民也錙于形如確頭與鼓角相和丁

寧者謂鉦也鉦也唐尚書云錙于錙也非也錙與錙于各異物襲侵密聲為整事也整其無備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聲

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為君故也為欲尊明君道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

鼓以至于宋振奮也伐宋在魯文十七年靈公虐趙宣子驟諫虐厚斂以雕墻支解宰夫之屬公患之患疾也使鉏麇賊之鉏麇力士賊殺也晨往則寢門辟

矣辟開也盛服將朝早而假寐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麇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言夙興敬恪夫不忘恭敬

社稷之鎮也鎮重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如死享受也殺之為不忠不殺為不信故得一名觸

庭之槐而死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靈公將殺趙盾不克魯宣二年秋晉侯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覺而走故不克趙

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弟武子穿也桃園園名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寔為成公逆迎也迎於周也黑臀晉文公子襄公弟成

也公也

卻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御卻缺之子克也聘在魯宣十七年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之卻子將外婦人笑于房卻獻

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卿士會曰燮乎吾聞之燮武子之子文子也于人之怒必獲其毒焉

夫卻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使也不快心以伐齊必發怒於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得政為政也余

將致政焉以成其怒致歸也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三子晉諸卿承奉也乃老乃告老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廋隱也謂以隱伏諛諂之語問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詆之與為隱耳

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三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父兄長老也爾童

子而三掩人於朝掩蓋也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委貌冠笄簪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卻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於鞏獻子時為司馬將斬人以為戮罪在可赦卻獻子駕將救

之至則既斬之矣卻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

與韓子分謗其非也言能知此故從事不乖

靡笄之役卻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履未絕鼓音曰余病喑喑短氣貌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也張侯晉大

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進則進車退則退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表於旗也車表鼓音進退異數軍事

集焉集成也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成命受賑於社賑宜社之也受以賑器甲由月而

效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冑死而後已此兵之常政病未若死祇以解志祇適也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

能止三軍從之。逸奔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周匝也華齊地不注山名

靡笄之役。卻獻子師勝而返。范文子後。文子時佐上軍武子曰：燹乎？女亦知吾望爾也。

乎。兵凶事文子後入故憂望對曰：夫師，卻子之師也。卻子請伐齊又為元帥其事臧。臧善也謂師有功若先，則恐國人之

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法也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免於咎

靡笄之役。卻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也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

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燹也。受命於中軍，以命

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燹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武子晉卿欒枝之孫欒盾之子書也時將下軍公曰：子之力

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卻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以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在魯成三年獻之以得殞命之禮。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如征

伐所獲國君之獻禮必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殞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殞命也故苗賁皇以卻克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殞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

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歸饋也執政執事也整頓也御人婦人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苗焚皇曰：卻子

勇而不知禮。楚皇晉大夫楚鬬椒之子矜其伐而恥國君。矜大也伐功也其與幾何？言將不終命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避傳。大車牛車也辟使下道避

也。對曰：傳為速也。若俟吾避，則加遲矣。加益也不如捷而行。旁出為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

吾

人也。晉國都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乃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

而崩，將若何？朽腐也，不言政失所為，而稱朽壤言遜也。夫國主山川，為山川主，孔子曰：夫故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

涸，竭也。川竭，山崩，君降服，縞素出次於郊。乘纒不舉，策於上帝。縵車無文，不舉不舉樂，策於上帝，以簡國三日哭，以禮焉。

以禮於神也。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雖伯宗亦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不許。於君伯宗及

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

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有喜色。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

似陽子。智辯如陽子處父。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也。主尚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

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

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才在人也。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整庇州稔牛焉。亟疾也，整整頓

也庇覆也。州稔，伯宗子伯州犂。得畢陽。畢陽，晉士。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欒弗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三卻害弗

忌，故諳伯宗并殺之。在魯成十五年。畢陽實送州犂于荆。荆楚也，犂奔楚為太宰。

國語卷第十二

晉語六 厲公

韋氏解

趙文子冠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武子欒書禮既冠莫贊于君遂以贊見卿大夫美哉美成人也昔吾

逮事莊主莊莊子趙朔之諡大夫稱主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榮者有邑猶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中

行宣子宣子曰美哉宣子晉大夫中行桓子之子荀庚惜也吾老矣惜已年老不見文子德所至見范文子范文子文子曰而

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智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

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詢于芻蕘聽謗譽也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工矇瞍也誦誦

讀前世箴諫之語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士風聽臚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辨祆

祥於謠辨別也祆惡也祥善也行歌曰謠丙之辰厭弧箕服之類是也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

也術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駒伯晉卿卻錡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特年自矜見韓

獻子獻子晉卿韓厥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

蔑無也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也人之有冠

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糞除喻自修潔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武子晉卿

荀首之子荀瑩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成子文子曾祖趙衰也宣宣子文子祖父趙盾也言文子二賢之後長老乃為大夫非恥乎欲其修德早為卿也成子之文

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失成子道遂削志以佐先君導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導達也志也先君文公也

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文公子靈公父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

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也見苦成叔子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

少而執官者衆執官為大夫吾安容子見温季子温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言汝不如誰可

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滋益也范叔之教可

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已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若夫三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

焉不足稱述智子之道善矣道訓也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厲公將伐鄭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伐鄭鄭從

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為也為治也唯有諸侯故擾擾

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叛輒伐之故為難本得鄭憂滋長焉用鄭楚必救之故憂益長卻至曰然則王者多

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諸侯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所

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我晉也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無土求富行不得息

厲公六年伐鄭六年魯成且使苦成叔及欒厭黑興齊魯之師苦成叔卻欒欒厭黑樂書之子桓子卻擊如齊樂厭如魯皆乞師

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恭王楚莊王之子歲也楚半陣公使擊之樂書曰君使厭黑也與

齊魯之師請俟之卻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將退無關心擊故可勝夫陣不違

忌一閒也

遠避也忌晦也閒隙也晦陰氣盡兵亦陰故忌之經書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陣二閒也

南夷據在晉南

不與陣

夫楚與鄭陣而不與整三閒也

雖俱陣不整齊

且其士卒在陣而譁四閒也

譁也

夫眾

聞譁則必懼五閒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

楚師於鄢陵樂書是以怨郤至

怨其反己專其美

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

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為韎茅蒐深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凡

深一入為線附注兵服自要以下注於跗

見王必下奔

下車奔走

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工尹楚官襄其名問遺也

日方事之殷

也殷盛也

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

屬適也傷恐其傷

郤至甲冑而

見客免冑而聽命

免脫也

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閒蒙甲冑

蒙被也被介在甲冑之間

不敢當

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

禮軍事肅拜肅拜下手至地

君子曰勇力以知禮

禮軍禮

鄢之役晉人欲爭鄭

與楚爭鄭

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為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

睦親也

不睦而圖外必內爭盍姑謀睦乎

姑且也

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

訊問也阜眾也靖安也言內直謀相親愛乃考

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

鄢之役晉伐鄭荆救之

荆楚也

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君人者刑其民

以刑正其民

成

而後振武於外

成平也

是以內和而外威

威畏也

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

刀鋸小人之刑弊亦敗也日敗用之數也

而斧

鉞不行斧鉞大刑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言用兵猶用刑刑之過也刑殺有過者也過由大

臣由大也而怨由細怨望者由小細民故以惠誅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義斷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

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外刑乎大人外者刑不及也而忍於小民忍行之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

勝幸也幸微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

必偏而後可詎猶自也偏偏有一偏而在外猶可救也在外外有患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

以為外患乎釋置也

鄆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士變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

自傷也不義而彊其弊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稱副也副晉之德而為之宜諸侯皆叛不復征伐還自整修則國可以少安唯有

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

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不復征伐無所爭也今我

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力功也將自伐其智自多其功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

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嬖臣大謂增其祿婦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

人徒空也與辭也幾人言必多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其產將害大

盍姑無戰乎產生也言其生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戰秦獲惠公在魯僖十五年邲之役三軍

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在魯宣十二年師敗軍散故不能振旅而入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狄于箕先軫死之故不反命於君在魯僖三十三年晉國之政

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任當也武子時為上卿不毀晉恥又以違蠻夷重之違避也蠻夷楚也雖有後

患非吾所知也不能慮遠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有二禍擇取其重有二禍擇就其輕福無所用

輕禍無所用重晉國故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不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隕於韓先穀不與

林父相聽以敗於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盍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

鄢陵大是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錡欒至也尸陳也產將害

也納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貨財於是乎國人不蠲蠲潔也遂弑諸翼葬於翼東門之外

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五長魚矯為卿故殺三郤長魚矯又以兵劫欒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使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眾也烈業也服者眾謂魯成十七年會于瑣澤敗狄于交剛十三年

十八年正月使程滑弑公敗秦于麻隧十五年盟于戚會吳于鍾離十六年敗楚于鄢陵并會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鄢之役荆壓晉軍壓謂掩其不備傳曰甲午晦楚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將謀謀所以拒打范匄自公族趨過之自范文子之子

自公族為公族大夫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夷平也堙塞也使晉軍塞井夷竈示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也傳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是也范文子執戈

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為戮言議不及而句言之是為有姦故必為戮苗賁

皇曰善逃難哉文子欲與讓大臣不掩蓋人是為逃難既退荆師於鄢將穀穀處其館食其穀也范文子立於戎

馬之前公戎車馬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也佞才也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

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庸用也用知天先授晉以福使勝楚而以勸楚修德以報晉子君與二三臣其戒之也戒備也夫德

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隆盛也墉墉也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宗宗人視家祝曰君驕泰而有烈也烈功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

而况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也昭顯也昭私難必作寵私必去舊去舊必作難吾恐及焉凡

吾宗祝為我祈死也祈求也先難為免免免於亂七年夏范文子卒晉厲公七年魯成十七年冬難作始於三

郤卒於公公殺三郤樂中行畏誅乃弑公

既戰獲王子發鉤發鉤楚公子茂傳曰囚楚公子茂樂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使告晉君曰郤至使人勸

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乞師於齊魯時尚未至言晉可敗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微無也言郤至見王必下趨故得免

吾歸子子告晉君如此吾令子歸楚發鉤告君君告樂書樂書曰臣固聞之也固久也郤至欲為難使

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孫周悼公也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

捨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問謂弓也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君曰諾樂書

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覘微視也是故使胥之昧

與夷羊五刺卻至苦成叔及卻錡胥之昧胥童也夷羊五皆厲公嬖臣卻錡謂卻至曰君不道於我我

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君必危其可乎卻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

亂勇而不義則不為武智人不詐為詐則不為智仁人不黨不羣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君寵祿以得富得富故有徒黨利

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後晚也且眾何罪鈞之死也不若聽君之命鈞等也等一死不欲為亂是

故皆自殺傳曰三卻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之言自殺取其不校自殺之道既刺三卻樂書弑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寔為

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卻乃脅樂中行謂與胥童共脅之脅劫也樂樂書中行中行偃也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

必及君言二子懼誅必將圖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宄在外為姦

御宄以德禦姦以刑禦止也德以德緘之以刑謂誅除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彊不可謂刑

也鯁害也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厲公弑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奔狄閏月樂中

行殺胥童十八年正月厲公弑

樂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氏嬖大夫家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弑君以求

威非吾所能為也求威求立威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智威行於君為不仁事廢不成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

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子見成養於趙盾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景公之姊與盾之

弟樓嬰通嬰兄趙同括放之姬諸同括於景公殺之時獻
子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武未可苟與殺君在魯成八年

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子乎尸主也

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

果謂果行也

其志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者人從之故無不行果者志不疑故無不徹徹達也

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克勝也

夫以果戾民不

犯也

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

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國語卷第十三

晉語七 悼公

韋氏解

既弑厲公欒武子使智武子瑛恭子如周迎悼公

武子欒書也智武子荀瑛也言瑛恭子士魴也食邑於瑛悼公周子也時年十四

庚午

大夫逆于清原

清原晉境也

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也

及至孤之及此天也

引天以自重抑令有

元君將稟命焉

元善也稟受也

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

穀所仰以生

其稟而不材是穀不成也

用不成謂愁也

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

成

不敢為批政

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

訪謀也為民不從大夫之令故求善君而謀之

孤之不元廢也其

誰怨

廢以不善見廢

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

制專

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

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

反易民常謂下不事上

圖之進退願由今日

悼公承篡弑之後嫌臣不從故以此約厲

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廢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

刑刑官司寇史太史掌書

法辱君之允令

允信也

敢不承業乃盟而入

承奉也

辛巳朝于武宮

武宮武公廟

定百事立百官

議定百事

而立其官使主之謂

改其舊時之非者

育門子選賢良

門子大夫之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育長也長育其才選用賢良

興舊族出滯賞

舊族舊臣之子孫也滯賞

謂有功於先君未

賞者謂呂相之屬

畢故刑赦囚繫

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矣囚繫者赦之傳曰宥罪戾是也

宥閒罪薦積德

閒罪刑罰之疑者宥赦也薦進也積

德之士

進用之

速鰥寡

速及也謂

振廢淹

振起也淹久也謂本賢人

養老幼

養有常儀恤孤疾

無父曰孤疾廢疾也

年過七十公

親見之謂賢知事者稱曰王父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其心也故不敢不承命

二月乙酉公即位先館於外至此乃就宮朝也使呂宣子將下軍宣子呂相之子呂相曰邲之役呂錡佐智

莊子於上軍上當為下字之誤也呂錡尉武子也智莊子荀首也時為下軍大夫事在魯宣十二年唐尚書云荀首將上軍誤也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

以免子羽連尹楚官名子羽智莊子之子智瑩之字邲之戰楚人囚智瑩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莊子射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歸魯成三年晉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智瑩楚人許之

故曰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魯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敗楚養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以定晉國而無後

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

季少子武子士會也文子士燮也母弟同母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宣明也法執秩之法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

今是賴定諸侯謂為軍帥能使諸侯事晉賴蒙也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屏藩也使令狐文子

佐之文子魏犢之孫犢之子魏頡也令狐邑名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

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克勝也魯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荀沐父將滅赤狄潞氏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欲敗晉兵壬午晉景公治兵以略狄土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獲杜回輔氏晉地杜回秦力士勳功也景鍾景公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育遂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

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士渥濁也帥循也宣偏也惠順也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

為元司空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能以計數明事定功故為司空司空掌邦事謂建都邑起宮室經封誦之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

也使為戎御欒糾晉大夫弁糾政軍政戎御御公戎車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荀賓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右知有力而不暴

故可親近欒伯樂武子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家晉大夫荀會文敏荀會荀家之族厭黑

也果敢厭黑樂書之子桓子無忌鎮靜無忌韓厥之子公族使茲四人者為之茲此也夫膏梁之性難正

也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多驕放其性難正故使惇惠者教之教之道藝使文敏者導之導其志也使果敢者諗之諗告

也也告得失使鎮靜者修之修治其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倦懈也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婉順也果

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壹壹均也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

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祁奚晉大夫高梁伯之子元尉中軍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敏達也肅敬也

也給足也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魏絳驪之子莊子也元司馬中軍司馬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

為元侯張老晉大夫張孟元侯中軍侯奄知鐸過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過寇晉大夫與尉上軍尉知籍偃之惇

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為輿司馬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遊也輿司馬上軍司馬也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

隱也使為贊僕程鄭晉大夫荀躡之曾孫程季之子端正也淫邪也贊僕乘馬御也六駟屬焉

始合諸侯于虛打以救宋虛打宋地宋魚石叛宋而之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合諸侯以救宋在魯成十八年使張老延君譽于四

方且觀道逆者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觀察諸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呂宣子卒宣子呂相公以趙文子為文也文子趙武文有文德而

能恤大事使佐新軍說云新中軍也昭謂時但言新軍無中軍三年公始合諸侯悼公三年魯襄二年悼公元年始合諸侯于虛打此傳言始合者謂四年將會

于雞丘于雞丘於此始命四年諸侯會于雞丘雞丘雞澤也在魯襄三年於是乎布命結援脩好申盟而還命謂朝聘之數同好惡救災患之屬

國 吾 卷十三 二

申尋令狐文子卒魏頡子以魏絳為不犯不可犯使佐新軍傳曰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然則讓武使為將而絳佐之使張

老為司徒代魏絳使范獻子為候奄代張老候奄元侯也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公譽達于戎戎諸戎無終子之屬五年諸

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霸莊子魏絳繼文公後故曰復霸四年會諸侯於雞丘述上會時魏

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于亂行於曲梁揚于悼公之弟行行列曲梁晉地魏絳斬其僕僕街公謂羊舌

赤赤羊舌職之子銅鞮伯華曰寡人屬諸侯屬會魏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戮辱也為我執之勿失赤對曰臣聞

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辭陳其辭狀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

劍僕人掌傳命絳聞公怒欲自殺士魴張老交止之交夾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于不忘其死誅責也

日君之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日前日狃正也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順令也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有死其事

無犯其令是為敬命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敢不敬奉其職君不說請死之請就公跌而出跌徒曰寡人之言兄弟

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反役自役反也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令之佐

新軍上章曰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是也

祁奚辭於軍尉辭請老也公問焉曰孰可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

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少稚也婉順也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不戲弄也其壯也彊

志而用命此壯謂未子時志識也命父命守業而不淫業所學事業其冠也和安而好敬冠二柔惠小物柔仁也惠愛也

而鎮定大事鎮安也言智有直質而無流心流放也非義不變言從也非上不舉舉動也放若

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大事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薦進也所能擇父能擇子比比方也義宜也公使祁

午為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歿終也平公悼公之子處糶以穀諭也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悼公五年魯襄四年無終山戎之國今為縣在北平子爵

也嘉父名也孟樂嘉父之臣莊子魏絳和諸戎諸戎欲服從於晉公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無親無恩親好得貪貨財魏絳曰勞師

於戎而失諸華諸華華夏用師於戎不得存恤諸侯諸侯必叛故夫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狄

荐處荐聚也貴化員而易土貴重之易輕也子之賞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備其

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震懼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

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獻子韓厥說去為公族大夫老而辭位昭謂韓厥晉脚魯成十六年傳曰韓厥將下軍十八年晉悼公即位傳曰韓獻子為政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

穆子厥之長子無忌也唐尚書云獻子致仕而用其子為公族大夫昭謂初悼公元年使無忌為魯公族大夫後七年獻子告老欲使為卿有廢疾讓其弟起公聽之更使掌公族大夫在魯襄七年厲公之

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亂謂見殺公族同姓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今無忌

智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

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掌主也初

為公族大夫令使主之是為賞

悼公使張老為卿卿佐新軍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智能治大官大官卿也其仁可以利

公室不忘不忘利公室其勇不疚於刑疚病也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

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不犯戮楊干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

馬使魏絳佐新軍事已見上欲見張老之讓故復言之

十二年公伐鄭軍于蕭魚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鄭從楚故伐之軍蕭魚鄭服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

二八嘉鄭僖公子簡公也女美女也工樂師也傳曰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觸是也妾給使者女工妾凡三十人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為侑備八音也或云女工有伎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賈侍中云妾女樂也下別有女樂二

八則賈君所歌鍾三肆歌鍾歌時通奏肆列也凡懸鍾磬全為肆半為堵及寗貝罇罇小鍾也寶鄭所寶輅車十五乘輅廣車輶車也十五各十五也傳曰

廣車輶車溥十五凡兵車百乘溥偶也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日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而正諸

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一八年和戎狄後八年也七合諸侯一謂魯襄五年會于戚二謂七年

會于鄆三謂八年會於邢丘四謂九年同盟于戲五謂十年會于祖六謂十一年會于亳城北七謂今會于蕭魚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君之幸也幸幸而合八年

之中七合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軍帥臣焉得之焉得專也公曰微子寡人

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河南服鄭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也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汝叔齊樂見士民之殷富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

義之樂則未也

善善為德 惡惡為義

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

為行也

以其

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

時叔向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

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

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彪平公也

國語卷第十三

國語卷第十三

國語卷第十四

晉語八

韋氏解

平公六年

平公悼公之子處六年魯襄二十一年

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

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盈父欒廩娶范宣子之女曰

叔祁生盈廩卒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懇諸宣子曰盈將為亂盈好施士歸之宣子執政畏其多士使城著將逐之箕遺黃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殺遺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師申書羊舌處叔熙

公遂逐羣

賊羣賊欒盈之黨謂智起中行喜

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

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孫桓叔之晉亂自桓

叔始輟止也

民志不厭禍敗無已

已止也

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

也

陽畢對曰本根

猶樹

本根亂本謂欒氏猶尚樹立

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

柯斧柄所操以伐木

去其枝葉

絕其本根可以少間

間息也謂滅欒氏而去其黨

公曰子實圖之對曰圖在明訓

訓教也

明訓在威權

教在威權以行之

威權在君

言不在臣

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

掄擇也常位謂世有功烈於國而中微者

亦掄逞

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

逞快也

是逐威而遠權

逐申也遠權權及後嗣

民畏其威而懷其

德莫能勿從

言皆從君

若從則民心皆可畜

皆可畜養而教導之

畜其心而知其欲惡人孰偷生

欲惡情欲好惡

偷苟也

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久也

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試厲公然民被其德不以為惡傳曰武子之德在民若周人之思邵公

欒書實覆宗弑厲公以厚其家

覆敗也宗大宗也謂殺厲公立悼以取重於國厚其家

若滅欒氏則民威矣

威畏也

今吾

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

瑕瑕嘉原原軫韓韓萬魏華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

威與懷各當其所

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先君悼公欒盈不獲罪如

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為其母范祁所譖耳如何可滅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權為久長計行權不可以隱

於私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暱於權則民不導不可訓導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導

民民之不導亦無君也與無君同則其為暱與隱也復害矣且勤身復反也勤勞也反害于國而勞君身君其圖

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知國倫敦而遣之羣賊盈之黨倫理也厚箴戒圖以待之箴猶勅也待備也

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猶少滅之恐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

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焉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

適曲沃逐欒盈祁午中軍尉曲沃欒盈邑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

孫不立者將授立之者賞授以爵位而立之居三年後三年也欒盈書入為賊於絳欒盈在楚一年而奔齊魯襄

二十三年齊莊公使析歸父在齊載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夏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襄宮完固故就之傳曰奉公以如固宮欒盈不

克出奔曲沃傳曰晉人圍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刺殺也傳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

也

欒懷子之出懷子盈也出奔楚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執政正卿范宣子也從欒氏者大戮施施陳也陳其尸欒氏之

臣辛俞行行從盈也吏執之獻諸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

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之三世為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再

世以下主之大夫稱主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於

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

其君以煩司寇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公說說其執義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

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墮壞也臣無二君若受君賜是有二心君

問之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也逆反也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視相察也曰是虎目而豕喙虎視眈眈豕喙長而銳鳶為肩而牛腹鳶肩井斗出牛腹脅脹

谿壑可盈是不可廢食也水注川曰谿壑溝也必以賄死後為贊理受雍子女而抑刑侯刑侯殺之遂不視不自養視揚食我生楊叔

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其母夏姬之女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

之宗者必是子也宗同宗也食我既長當黨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遂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在襄二十四年范宣子問焉宣子晉正卿士句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

謂也言身死而名不朽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勾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言在舜世不改堯號在夏為御龍

氏夏夏后孔甲之世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學擾龍於豕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商謂武丁之後為豕韋氏秘祝融之後彭姓為大彭豕韋二國為

商伯其後商滅豕韋劉氏自御龍代豕韋故傳曰以更豕韋之後在周為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自商之末改國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周卑晉

周卑晉

周卑晉

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也甲王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為盟主以總諸侯為范氏者杜伯為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去周適晉生子與為管理官其孫士會為晉正卿食邑於范為范氏對

日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世祿世食官邑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言立於後

世言其立言可法者謂若放行之父之事君告糴於齊之屬此之謂死而不朽

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和晉和邑之大夫也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

赤魯魯襄三年代父職為軍尉之佐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軍也不敢侵官非其官而與之為侵官且吾

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以軍族出也徵召也訊問也問於孫林甫林甫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孫剽二十六年甯喜殺剽而納獻公林甫遂以

戚叛孫林甫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足待旅客也言寄客之人不敢違命問於張老三君云張老中軍司馬也昭謂魯襄三年悼公

以張老為司馬至襄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其子張君臣代之此時為上軍將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也問於

祁奚祁奚既老平公元年復為公族大夫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也回邪也內事之邪內朝也大夫之貪是

吾罪也大夫公族大夫也然則祁奚掌之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增也外應受我內增其非問於籍偃籍偃上軍司馬

籍籍偃曰偃也以斧鉞從於張孟孟張老字日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夫子張孟釋

夫子而舉釋舍也舉動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宣子宣子為上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今若背之而從子之私是反吾子之前令問於叔魚叔魚叔

待吾為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和未寧寧息也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

之訾訾詆也詆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端正也辨別也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

也家臣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典常也而訪諮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

非子之任也祁午見軍中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

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和言皆從子之命盍密和和平和大以平小乎勤以大德

宣子問於訾詵訾詵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隰叔杜伯之子違避也宣生子與

為理子與士為之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世及武子佐文

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父子為世及至也謂士為生成成伯成伯生武子主會及為卿以輔成景

軍無敗政文生成成及為成師居太傅唐尚書云為成公軍師兼太傅官昭謂此成當為景字誤耳魯宣九年

端刑法緝訓典緝和國無姦民去會為政盜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隨范晉及文子成晉

荆之盟文子武子之子燮也晉使士燮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閒隙豐厚也閒隙毀譽也兄弟鄭衛之屬

是以受郇櫟郇櫟晉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

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三子子與今既無事矣而非和非恨於是加寵將何治為

將何為治乎晉加寵於子宣子說乃益和田而與之和以所爭田益之

訾詵死范宣子謂獻子獻子宣子曰鞅乎音者吾有訾詵也吾朝夕顧焉顧問以相晉國

國語

卷十四

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也無賢臣也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

敢安易易簡也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言已為政貴和而好說其道謀於眾不以賈好言求

心樂咨不以求為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衷善也宣子曰可以免身

平公說新聲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合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

之上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太師子野樂君之明兆於衰矣兆形也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開

也故八音以通八風以耀德於廣遠也耀明也風德以廣之風風宣其德廣之於四方也作樂各象其德詔夏護武是也風山川以遠之遠

其德周禮每樂一變各有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物山林川澤天地之神祇也風物以聽之言風化之動物莫不傾耳而聽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

德廣遠而有時節動之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鵙不死鵙屬小鳥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襄名也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君告之叔

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兕似牛而青善觸人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殪甲鎧也以封

于晉言有才藝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鵙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

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君忸怩乃趣赦之忸怩慙貌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撫拊也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

其父始之我終之謂其所建為愛諫爭相為終始以成其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皆從籍偃在側曰君子

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問之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已引取也封厚也

利已而忘君別也別別為朋黨也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立孫桓公之子鍼后子伯車也在魯魯襄王六年叔向命召行人子貢行人掌賓客之官貢名也

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貢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進也言次應直事叔向曰盍

也欲子貢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盱尉同與貢同也何以黜朱也黜退也撫劍

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子孫饗之饗食饗其福變或為類不集三

軍之士暴骨不復戰鬪夫子貢導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變也姦以事君者吾所

能禦也拂衣從之拂褻也入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庶幾於興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

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魯襄二十七年晉楚始同盟以弭諸侯之兵楚令尹子木欲龍衣晉軍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將盟楚人衷甲襲掩也

曰若盡盟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趙武晉正卿文子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

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侵暴信不可犯犯陵也忠自中自中出也而信自身身行信也其為德也深矣其

為本也固矣故不可損也損動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謀安諸侯而以信覆之覆驗其忠荆之逆諸侯

也亦云亦云欲弭兵為忠信逆也是以此若龍衣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塞絕也信反必變變

也忠塞無用無以用諸侯也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為此行也荆

敗我諸侯必叛之以弭兵召諸侯而東甲以襲晉故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

言晉有信諸侯必歸之是行也以藩為軍藩籬落也攀輦即利而舍攀引也輦輦車也即就也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倏遮

扞衛不行倏倏望遮遮罔畫則侯遮夜則扞衛謂羅圍約附也張羅圍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

皆昏而設明而罷倏遮三十人居狗附處以視聽倏望明而設昏而罷不行者不設之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畏晉守信諸侯與之故不敢謀自是沒平公

無楚患

宋之盟弭兵之盟楚人固請先畝楚人子木畝畝血也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畝

子若能以忠信扶負君扶佐也而禪諸侯之闕禪補也闕缺也畝雖在後諸侯將載之何爭於先

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賄成以政今雖先畝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

歧陽歧山之陽楚為荆蠻荆州之蠻置茆蒨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盟置立也蒨謂東茆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狎更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

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在魯昭元年魯人食言食偽也言魯使叔孫穆子如會尋宋之盟欲以脩好弭兵尋盟未退而魯伐莒取郚是虛偽其言楚令尹圍將以

魯叔孫穆子為戮令尹圍楚恭王之子樂王鮒求貨焉不子鮒晉大夫樂國子也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

魯叔孫穆子為戮令尹圍楚恭王之子樂王鮒求貨焉不子鮒晉大夫樂國子也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

令尹有欲於楚欲得楚國少懦於諸侯懦弱也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

其爲人也剛而尚寵尚好也好自尊寵若及必不避也以事及於罪者必加治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

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不免於討

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出於身

實難難居自他及之何害何害於義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美生惡死文子將請之於楚

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齊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

爲盟主矣言無以復齊一諸侯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卹

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果必行也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

曰善人在位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爲室室宮也斲其椽而龍椽榱也張老夕焉而見之見匠者爲之也不謁而歸謁告也文子

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龍龍之加

密石焉密細密文理石謂砥也先粗斲之加以密砥諸侯龍無密石也大夫斲不斲士首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備得且謂之義

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

龍也匠人請比斲通更斲之文子曰耻爲後世之見之也爲使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龍

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原當作京也京晉墓地曰死者若可作也作起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

乎陽子處父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計為狐射姑所殺其知不足稱也稱述也叔向

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晉文避難至將反國無

輔佐安國之心授壁請亡其仁不足稱也鄭後司農以為詳請亡要君以利也其隨武子乎武子范會納諫不忘其師於師言身不失其友

身有善行稱友之道事君不援而進進進賢也不阿而退阿隨也退退不肖也言不隨君必欲進賢退不肖秦厚子來奔厚子景公之弟鍼來在魯昭元年趙

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問有對曰不識難即言之文子曰公子辱於弊邑必避不

道也對曰有焉有不道事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餘熟言國無道而年穀和

熟天不譴覺必待而驕也鮮不五稔鮮少也稔年也少不至五年而亡也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恐不至夕文子出后

子謂其徒徒從者也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卹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

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厥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怗日而漱歲怗偷也漱邊也怠偷

甚矣怠懈也偷苟也非死逮之必有大咎逮及也大咎非常之禍冬趙文子卒平公有疾秦景公使豎和

視之和名也出曰不可為也為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輔近女色惑以生蠱惑於女以生蠱疾非鬼非食惑

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生於淫惑以喪其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祐助也良臣謂趙孟不生將死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

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諸卿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

苛煩也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從全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

閻言文字不能以明直規輔平公之閻曲使至淫惑拱木不生危拱木大木也危高險也松柏不生埤埤下濕也以言文字不久存吾子不能諫惑

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寵榮也八年之謂多矣已為多也何以能久文子曰鑿及

國家乎對曰上鑿鑿國止其淫惑是為鑿國其次疾人固鑿官也官猶職官文子曰子稱鑿鑿何實生之

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慝惡也言蠱之為惡害于嘉穀穀為之飛若是類生蠱疾也物莫伏於蠱蠱蠱莫嘉於穀

伏藏也嘉善也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蠱伏藏穀不朽蠱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

選擇有德者而親近之象人之食穀而有聰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目節以去己蠱害之疾言蠱害穀猶女害男今君一之二晝夜也

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喻也是不昭穀明而置蠱也四器也為蠱作器而受也夫文虫虫為蠱吾是以

云文字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諸侯服則專於色過是晉之

殃也過十年荒淫之禍及國是歲也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十年後十年在魯昭十年

秦后子來仕避景公仕於晉其車千乘從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子干恭王之庶子公子比魚召元年楚公子圍弑却敖子

千奔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代趙文子為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

之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為旅為田五百頃上大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為卒為田百頃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

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也鈞同對曰夫爵以建事也職事祿以食爵隨祿尊卑德以賦

之功庸以稱之稱副也若之何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棣以過於朝韋藩蔽前後水

榘木唯其功庸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尊服過于朝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織錯錯鏤言富商之財足

位故不得為耳則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以交於諸侯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入尺曰尋且秦

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回曲也乃均其祿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之謚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也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

也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諭謂祭祀告謝而無除今夢黃熊

入於寢門公夢熊似罷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人殺主殺人厲鬼惡鬼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

何厲之有大政美大之政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鮌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帝堯也殛放而殺也化為黃熊以入于

羽淵羽山之淵鮌既死而神化也實為夏郊禹有天下而郊祀也三代舉之舉謂不廢其禮夫鬼神之所及吉凶所及非其族類

則紹其同位紹繼也殷周祀之是也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以死勤事功及民者自卿以下不過其

族族親也今周室少卑少微也晉實繼之謂為盟主統諸侯也其惑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

郊為周祀也董伯為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則董伯其姓乎尸主也五日公見子產祭後五日平公有瘳故見之賜之苜鼎苜鼎出於苜傳曰賜子產

苜之二方鼎方上也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

三子。從隨其時，贈之屬。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書為晉上卿而不及。其宮

不備其宗器。器祭器，官室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也。諸侯親之，戎狄懷

之。懷歸也。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於難。免弑君之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慾無藝。藝極也。

也。桓子樂書之子，鷹也。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没其身。及懷子

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桓子之子，盈也。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奔也。夫郤昭子郤至也。

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奢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

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欒至，又有五人為大夫也。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

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能行其德也。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

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承受也。其

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國語卷第十四